



刊头摄影:杨国美
题字:赵守阳

心灵深处

有幸结识胡福明

○姜茂友

惊悉胡福明先生于2023年1月2日去世。我特地翻出了这篇旧文,谨以此文深切悼念胡老。

1978年,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3年春夏,在盐阜大众报社当记者的我,被市委宣传部抽调采访一篇《红旗》杂志出版社的约稿——关于阜宁县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的调查。当时,正在北京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市委杨明书记来电,要宣传部立即派人把调查报告送给他,因此我就有了这趟美差,有幸结识了胡福明先生。

我于6月21日下午4点钟抵达北京站,5点钟住进了沙滩2号《红旗》杂志出版社招待所,找到了编辑部的郑幼云编辑,6点钟坐汽车到达江苏代表团驻地——五棵松炮兵招待所。7点钟见到了两位我本来就熟悉的盐城市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巴一恺和王允珍,由他们带我见到了杨明书记,杨书记要赶火车离京,匆匆地把我介绍给了胡福明先生。

胡福明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部长在领我去他房间的走廊里,突然停住了脚步,很随性地给我介绍迎面走过来的两个人:“这位是顾秀莲省长,这位是凌启鸿副省长,他是盐城来的记者小姜,你自我介绍一下。”我很拘谨地作了自我介绍。胡部长跟两位省长说:“《红旗》杂志出版社要出一本农业生产责任制经验汇编,全国35篇文章,我们江苏就有两篇,盐城、淮阴各一篇。小姜就是送稿件来的。”

那时候,胡福明声誉日隆,北京不少单位争着邀请他作报告。我就像他的尾巴一样跟着他,到过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党校、光明日报社等多家单位。每次我也都要插话很认真地指着我:“这是我们江苏盐城报社的记者小姜。”现在回想起来,我这角色在当时也真够滑稽的。

胡福明先生是无锡人,再加语速稍快,所以听时有难度,有时主持人或主席台上的其他人便发话询问,正好,我的母语也是

吴语,能大致听懂他的讲话,所以有时我就主动帮他翻译几句。

6月27日晚,我还陪胡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纪念《红旗》杂志创刊25周年的电影招待会,观看了国产片《武林志》和英国故事片《第三个人》,一区29排5号、7号两张电影票,直到如今还贴在我的日记本上。

突然有一天,胡部长接到电话,要他立即赶回南京。他拎起包就要走,我可急坏了,我那稿子八字还没一撇呢,我就直截了当地跟他说了稿子的事。他直拍脑袋:“噢,噢,还有稿子的事呢!别急,我来!”说完,他就翻出小本本找电话号码,一通电话之后,他撂下话机爽朗地大笑笑着说:“我帮你的事情办完了,明天你还找郑幼云,行了吧?那你现在也要帮我办件事——帮我把这些大包小包送上火车,怎么样?”

胡部长坐定之后,列车服务员就捧着本本走了过来,征询胡部长点哪些饭菜。胡部长大手一挥:“来两碗面条!”我一听他要“两碗”,立即跟他打招呼,我马上回招待所吃。他一听:“噢,再来两碗,再来两碗,我都忘了,没给你点!”不由分说,我又陪着

他吃了两碗面条。下车后我想,胡部长的饭量真大!

送别胡部长的第二天,《红旗》杂志出版社的郑幼云编辑找我看小样,敲定稿件。后来这篇调查报告被刊印在《红旗》杂志出版社出版的《八十年代初的我国农业生产责任制》一书上。

1985年2月,我们的这篇文章还获得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因为书上的署名是“中共盐城市委宣传部”,获奖证书上要写上主撰人员的姓名。为了这事,我还特地怀揣着盐阜大众报社严锋副总编的亲笔信去南京找省社科联的王准冰主席。王老又陪我一直找到胡部长,胡部长再次热情地接待了我。再后来,他到省委党校当校长,因为我大学同学施建华和原来盐阜大众报社的同事张彦加在党校工作,所以我又拜访过胡部长一次。

我虽然跟胡福明先生只有短暂的交往,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却极深: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和蔼可亲,风趣幽默,一元哲学讲师的矜持,二无省里干部的架子,俨然就是一位小区里的大爷,亲戚圈里的长者!

生活感悟

过年

○震西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又要过年了。或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每到这个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时候过年的一幕幕。

从腊月二十开始,就进入过年倒计时。村里本家族的人们相互帮忙,筹办过年事项。比较大的事情有:泡糯米和米,准备春米。老人家认为,只有用碓春出来的糯米面和米面,包的圆子和蒸出的年糕才好吃。踩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要有技巧,更要有体力。记得有一年,我出于好奇,也学大人踩了一会碓,结果晚上睡觉,两条腿奇疼无比。

腊月二十四掸尘,全家都动手。大人打扫高处,姐姐领着我擦门窗,妹妹扫地。1974年前,我家住的是土墙茅草屋,冬暖夏凉,家里内墙大部分墙面是用旧报纸糊的,掸尘时总要将旧报纸撕掉,清理干净后,再贴上新的报纸。在掸尘的同时,母亲会泡几斤黄豆,腊月二十五一早,我三叔就到我家,将泡好的豆子拿到他家,他家有石磨,三叔将黄豆磨成浆后,母亲再拿回家用大铁锅煮,煮好后三叔进行点卤、上箱压型,这样豆腐和千层就做好了。剩下的豆腐渣也是好东西,与咸菜一起炒了吃特香。

大年三十,最重要的是团圆饭。那时年三十团圆饭很有讲究,比平常请客时的六大碗还要丰盛。肉圆、肉糜肯定少不了,还有几样吉祥菜是必须有的,如芋头羹,红烧猪爪,红烧猪大肠,还有肚肺汤,安乐菜等等。最后上桌的是一盘鱼,这盘鱼只是上桌摆一下不吃,讲究的是年年有余。吃过团圆饭,一家人坐在堂屋中间闲谈喝茶。我们小孩最喜欢这个时候,因为父亲会给我们发压岁钱,钱并不多,往往只有三四毛钱,即使是三毛钱,在那个年代也能买不少零食或小玩具。

大年初一,每年都是父亲第一个起来。父亲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是开门放鞭炮,我们是被鞭炮声叫醒的。母亲起来后,就到锅屋烧水,准备煮大圆子。老家的风俗,大年初一早上吃大圆子。吃过大圆子后,就开始串门拜年了。父亲领着我们一家人,到我三叔家给我们的老祖母拜年。三叔家距离我家不到80米,一个来回不到10分钟。在家族内,我祖父那辈兄妹六个,我祖父是老大;我父亲这一辈也是兄妹六人,我父亲是老大。所以,大年初一,家族内都是其他叔叔、姑姑及小辈们到我家给我父母拜年。

过了正月初五,父亲、大哥、三哥回盐城上班,我家的过年就结束了。小时候,常听母亲说:小人盼过年,大人愁过年。那时大人也常说,不管穷富,年总得过。现在经济条件比我们小时候好了十倍,但过年的味道却远远不如从前。

漫画



新世纪第二早春节 新华社发



腊梅添香

新华社发(陈勇摄)

心香一瓣

写春联

○张义奇

生活素描

家乡的碾

○李乃华

对于家乡,最能勾起我美好回忆的就是那个碾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碾是最亲切、最值得依赖的朋友。碾有旱碾和水碾之分。我只见过家乡的旱碾。碾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碾盘、碾轴、碾碾、套在碾碾上的井字形碾架和拉杆。碾是轧碎谷物或去掉谷物皮壳的石制工具。

杨桥的碾,据说是十里八乡最大的碾,它无法单人推动,巨大的碾碾子只能用牛或驴才能拉动。大约1922年春,由徐庄刘庄两户人家及相关村民筹资从徐州邳州碾庄购买,用民船走水路经射阳河运入民便河,再从船上吊上北大圩南岸后,由村里的青壮年开挖沟槽,将硕大的碾盘站入沟槽,由几十个男子拉到田家大塘南,老土地庙东边,坐上高高的土台子,然后将碾盘及相关附件牢固地安置在上面。

我们村里有二百多户人家,是一个较大村庄。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我记得小时候生产队的粮食,都要经过碾的碾轧、去皮,然后通过磨的打磨。所以,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碾和磨。

碾,也需要保养。当年,碾的保养经常由村里的大户徐广福、蒋文清、李长林等人出资。每年春季,他们请来石匠给碾轴加油,在碾盘和碾碾上凿刻出纹理,使碾轧过程更快,碾轧出来的粮食质量更好。后期,碾的保养主要由各个生产队轮流负责。

用碾把麦子轧成麦仁,大多数时间需要牛拉。牛是生产队的,白天需要下地干活,因此只能请求生产队长安排调休的牛拉碾,一般都在一早一晚。那时候,母亲经常会带我去打碾,最忙的时候,需要排队,当然也有争先恐后拿着麦子去占碾的。占碾就是先带上几斤麦子,平铺在碾盘上,没有占到的人,只能在后边等了。

人民公社后,碾是村里的集体财产,谁家需要谁家用。新年到了,人们会用红纸写上“川流不息”贴到磨上。大队书记也会安排人用红纸写上“时来运转、五谷丰登”贴到碾上。昭示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碾也是我小时候的世界,只要碾停下来,我们就三五成群地去上面玩耍。有时捉迷藏,有时讲故事,有时用粉笔画上棋盘,对弈一番。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有了电,有了电磨,百姓们终于摆脱了打碾、扬磨的辛劳。碾,终于失业了。但碾的贡献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

几十年过去了,我每次回到家乡,都想去寻找碾的身影,但没有找到。前些日子,我又回到了家乡,终于见到了它们,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它们。我并拢双腿,向它们深深地鞠了个躬。

往事如烟

最忆那一份西红柿蛋汤

○萧城

说也奇怪,自己都很准确知道从何时起爱上西红柿蛋汤的。时间长了,每逢朋友知己三五小聚,他们都知道点汤就点一份西红柿蛋汤,那种感应,总是让你暖暖的,特好。只不过,现在的西红柿蛋汤尽管还叫西红柿蛋汤,可是味道确实跟记忆中大不同了。

儿时的我,或者离开家乡去外地上大学之前,我的寒暑假都是在外公外婆家度过的。这种度过去现在想来,是非常彻底的,比如若是上午放假,我下午就会来到外公外婆家,一直到开学前一天才离开。外婆家门有一大块菜地,就是我的百草园了。菜地南端长着一棵很粗壮的椴子花树,路过的人无不赞叹它的芬芳,外婆也常摘了送给夏夜乘凉的邻居们。我最喜欢的是起床就去菜园子里寻找熟透的西红柿,摘给外婆做菜用,我自然也会留几个好的到午后吃。外婆做的西红柿蛋汤,午饭时趁热吃,固然是好,最妙的是夏日的午后,三四点钟,肚子又饿了,总会及时加个餐。此时温温的西红柿蛋汤,泡上米饭,吃起来别提有多美!天然成熟的西红柿的香、红,散养鸡蛋糊的灿黄,可谓色香味俱佳,回味无穷。西红柿是外婆自己种的,鸡蛋也是外婆自己养的鸡生的,外婆也不是靠烹饪在村里营生的,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凭着对家人口味的熟悉把握而已。外婆可能不会认可西红柿蛋汤是她的拿手菜,可我爱吃外婆做的西红柿蛋汤是多少年来不变的记忆,而且这种印象只会历久弥新,与日俱增。

大学毕业那年,西红柿蛋汤见证了我在磨滩的生活。因为是中师保送生的身份,我留校工作的事宜一波三折,我一个人烈日炎炎之下奔走于家乡教育部门和大学校园之间,尽力寻求教育部门放行档案。长途客车那时又不守时,为了多载客,一路见到有人招手就停车,谈不妥价格又是白费工夫。单程下来短则三五个小时,长则六七个小时,毫无脾气。到了学校,总是固定去校园附近一家高邮人开的小店,老板和老板娘因为熟悉了,对我很热情。可我在无以回报这份热情,有的只是每顿饭的两块五毛钱,要么蛋炒饭,店里会送免费汤,要么白米饭,点一份西红柿蛋汤,反正总价都是两块五毛钱。这家店至今还在,店名也没改,空间规模扩大了一些,老板也

没换,每次经过,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深深回望,若是遇到和好友或家人在一起时,我总会为他们讲述那时那店那份西红柿蛋汤的故事……

好事多磨,后来我留校的事情总算有了转机。想想那时睡在早已人去楼空的宿舍,枕头、席子、被褥都是同学们遗弃的,每顿就是两块五毛钱,特别是有自己钟爱的西红柿蛋汤支撑当时贫乏的物质生活。每每想起,自己眼睛都会湿润。那段日子虽然谈不上是多大的磨难,也算是艰难吧,只要是艰难,一起陪伴你度过的,都应该值得怀念,不该忘记也是无法忘记的吧。

人生在世,有时真的不是自己决定前方的路怎么走,而是有一种力量在帮助你推着你走,比如父母。毕业刚工作,和我一起熬过漫长就业焦虑的父母又开始催促成家立业的事了。在同事们的关心下,我终于确定了恋爱对象,她也就是后来我的妻子。第一次去妻子家吃饭的画面,我印象特别深,个中原因还是和西红柿蛋汤相关。她妹妹烧得一手好菜,帮助张罗了一桌子的菜,可是我之前吃菜口味偏重,妻

子父母年岁大了,吃得比较清淡,第一次上门,哪里好意思说出口呢?就在我面对满目菜肴难以下箸的尴尬之际,一道菜成了我的救星——西红柿蛋汤。我顿时心里有了底,手中的这一大碗白米饭肯定不在话下了,毫不犹豫地端起西红柿蛋汤泡起饭来。经验告诉我,若是让我吃饭时只选择一道菜,我的答案就是西红柿蛋汤。未曾想到的是,妻子家不仅菜偏淡,汤更是淡到了极点,全然不是过去我在外婆家,在小店里吃的西红柿蛋汤味。既然一大口西红柿蛋汤泡饭已经在嘴里了,我知道此时此刻的我绝无退路可言了,只有一个字:吃!后来我跟妻子说起这件事,她怪我为什么当时不讲,说我是活该。哈哈,我又哪里会想到呢,最爱的西红柿蛋汤还会带给我那么回的一次难忘经历,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汤回”呢?

都说现在条件好了,很多味道却变了,就连西红柿蛋汤这样最为普通的菜品,都已经如此了,遑论其他?其实有可能是伴随岁月的洗礼润泽,我们变了呢?我想,无论西红柿蛋汤的味道如何变,汤边的那些人、那些事,是永远不会变的吧。